警世通言


西風昨夜過
園林吹落黃
花遍地金


王安石三難蘇學士

第三卷

王安石三難蘇學士

海鼈曾欺井內蛙　大鵬張翅繞天涯
強中更有強中手　莫向人前滿自誇

這四句詩，奉勸世人虛已下人，勿得自滿，古人說得好，道是滿招損，謙受益。俗諺又有四不可盡的話，那四不可盡，

勢不可使盡　福不可享盡
便宜不可占盡　聰明不可用盡

你看如今有勢力的，不做好事，往往任性使氣，損人

害人如毒蛇猛獸人不敢近他見別人懼怕沒奈何意氣揚揚自以為得計却不知八月潮頭也有平下來的時節危灘急浪中趁着這刻兒順風扯了滿篷望前只顧使去好不暢快不思去時容易轉時甚難當時夏桀商紂貴為天子不免窮身於南巢懸頭於太白那桀紂有何罪過也無非倚貴欺賤恃強凌弱總來不過是使勢而已假如桀紂是個平民百姓還造得許多惡麼否所以說勢不可使盡怎麼說福不可享盡常言道惜衣有衣惜食有食又道人無壽天祿盡則亡昔時石崇太尉與皇親王愷鬭富以酒

沃釜以蜈代薪錦步障大至五十里坑厠間皆用綾羅供帳香氣襲人跟隨家僮都穿火浣布衫一衫價值千金買一妾費珍珠十斛後來死於趙王倫之手身首異處此乃享福太過之報怎麼說便宜不可占盡假如做買賣的錯了分文入巳滿臉堆笑却不想小經紀若折了分文一家不得喫飽飯我貪此些須小便宜亦有何益昔人有占便宜詩云

我被蓋你被你氈蓋我氈你若有錢我共使我若無錢用你錢上山時你扶我腳下山時我靠你肩我有子時做你壻你有女時伴我眠你依此誓時

我死在你後我違此誓時你死在我前

若依得這詩時人人都要如此誰是獃子肯束手相讓就是一時得利暗中損福折壽自己不知所以佛家勸化世人喫一分虧受無量福有詩爲證

得便宜處欣欣樂　不遂心時悶悶憂
不討便宜不折本　也無歡樂也無愁

說話的這三句都是了則那聰明二字求之不得如何說聰明不可用盡見不盡者天下之事讀不盡者天下之書參不盡者天下之理寧可懞懂而聰明不可聰明而懞懂如今且說一箇人古來第一聰明的

他聰明了一世懞懂在一時留下花錦般一段話文傳與後生小子恃才誇己的看樣那第一聰明的是誰

吟詩作賦般般會　打諢猜謎件件精

不是仲尼重出世　定知顏子再投生

話說宋神宗皇帝在位時有一名儒姓蘇名軾字子瞻別號東坡乃四川眉州眉山人氏一舉成名官拜翰林學士此人天資高妙過目成誦出口成章有李太白之風流勝曹子建之敏捷在宰相荊公王安石先生門下荊公甚重其才東坡自恃聰明頗多譏誚

荆公因作字說，一字解作一義。偶論東坡的坡字，從土從皮，謂坡乃土之皮。東坡笑道：如相公所言，滑字乃水之骨也。一日荆公又論及鯢字，從魚從兒，合是魚子；四馬曰駟，天虫為蚕。古人製字，定非無義。東坡拱手進言：鳩字九鳥，可知有故。荆公認以為真，欣然請教。東坡笑道：毛詩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共是九箇。荆公默然，惡其輕薄，左遷為湖州刺史。正是

是非只為多開口　煩惱皆因巧弄唇

東坡在湖州做官，三年任滿，朝京，作寓於大相國寺

只怨當時因得罪於荆公自取其咎常言道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分付左右備腳色手本騎馬投王丞相府來離府一箭之地東坡下馬步行而前見府門首許多聽事官吏紛紛站立東坡舉手問道列位老太師在堂上否守門官上前答道老爺晝寢未醒且請門房中少坐從人取交牀在門房中東坡坐下將門半掩不多時相府中有一少年人年方弱冠戴纓騣大帽穿青絹直擺攏手洋洋出府下階眾官吏皆躬身揖讓此人從東向西而去東坡命從人去問相府中適纔出來者何人從人打聽明白回覆是丞

用老爺府中掌書房的姓徐東坡記得荊公書房中寵用的有個徐倫三年前還未冠今雖冠了面貌依然叫從人既是徐掌家與我趕上一步快請他轉來從人飛遊去了趕上徐倫不敢於背後呼喚從傍邊搶上前去垂手侍立於街傍道小的是湖州府蘇爺的長班蘇爺在門房中請徐老爹相見有句話說徐倫問可是長鬍子的蘇爺從人道正是東坡是箇風流才子見人一團和氣平昔與徐倫相愛時常寫扇送他徐倫聽說是蘇學士微微而笑轉身便回從人先到門房回復徐掌家到了徐倫進門房來見蘇爺

意思要跪下去求彼用手挽住這徐倫立身相府堂
內書房外府州縣首領官員到京參謁丞相知會徐
倫俱有禮物單帖通名今日見蘇爺怎麼就要下跪
因蘇爺久在丞相門下往來徐倫自小書房答應職
任亨茶就如乾主人一般一時大不起來蘇爺却全
他的體面用手提住道徐掌家不要行此禮徐倫道
這門房中不是蘇爺坐處且請進府到東書房待茶
這東書房便是王丞相的外書房了凡門生知友往
來都到此處徐倫引蘇爺到東書房看了坐命頭兒
烹好茶伺候稟蘇爺小的奉老爺遣差往太醫院取

蘇不得在此伏侍怎麼好東坡道且請治事徐倫去後東坡見四壁書櫥關閉有鎖文几上只有筆硯更無餘物東坡開硯匣看了硯池是一方綠色端硯甚有神采硯上餘墨未乾方欲掩蓋忽見硯匣下露出些紙角兒東坡扶起硯匣乃是一方素箋疊做兩摺取而觀之原來是兩句未完的詩稿認得荊公筆跡題是咏菊東坡笑道士別三日換眼相待昔年我曾在京爲官時此老下筆數千言不由思索三年後也就不同了正是江淹才盡兩句詩不曾終韻念了一遍呀原來連這兩句詩都是亂道這兩句詩怎麼說

西風昨夜過園林　吹落黃花滿地金

東坡為何說這兩句詩是亂道一年四季風各有名春天為和風夏天為薰風秋天為金風冬天為朔風和薰金朔四樣風配着四時這詩首句說西風西方屬金金風乃秋令也那金風一起梧葉飄黃羣芳零落第二句說吹落黃花滿地金黃花即菊花此花開於深秋其性屬火敢與秋霜鏖戰最能耐久隨你老來焦乾枯爛並不落瓣說個吹落黃花滿地金豈不是錯誤了興之所發不能自已東坡取筆依韻續詩

讀此寫去歐陽公行件以詠荊公[illegible]注[illegible][illegible]代[illegible]見非此[illegible][illegible]字也

二句

秋花不比春花落　說與詩人仔細吟

寫便寫了東坡愧心復萌倘此老出書房相待見了此詩當面搶白不像晚輩體面欲待袖去以滅其迹又恐荊公尋詩不見帶累徐倫思算不妥只得仍將詩稿摺疊壓於硯匣之下蓋上硯匣步出書房到大門首取脚色手本付與守門官吏囑付道老太師出堂通稟一聲說蘇某在此伺候多時因初到京中文表不曾收拾明日早朝齋過表章再來謁見說罷騎馬回下處去了不多時荊公出堂守門官吏雖蒙蘇

爺爲什沒有紙包相送那個與他稟話只將腳色手本和門簿繳納荊公也只當常規未及觀看心下記着菊花詩二句未完韻恰好徐倫從太醫院取藥囘來荊公喚徐倫送置東書房荊公也隨後入來坐定揭起硯匣取出詩稿一看問徐倫道適纔何人到此徐倫跪下稟道湖州府蘇爺伺候老爺曾到荊公看其字跡也認得是蘇學士之筆口中不語心下躊躇蘇軾這箇小畜生雖遭挫折輕薄之性不改不道自巳學疎才淺敢來譏訕老夫明日早朝奏過官裏將他削職爲民又想道且住他也不曉得黃州菊花落

辯也、怪他不得、叫徐倫取湖廣缺官冊籍來看、單看黃州府餘官俱在、只缺少箇團練副使、荊公暗記在心、命徐倫將詩稿貼於書房柱上、明日早朝、密奏天子、言蘇軾才力不及、左遷黃州團練副使、天下官員到京上表章、陞降勾除、各自安命、惟有東坡心中不服、心下明知荊公為改詩觸犯、公報私仇、沒奈何、也只得謝恩、朝房中纔卸朝服、長班稟道、丞相爺出朝東坡露堂一恭、荊公肩輿中舉手道、午後老夫有一飯、東坡領命、回下處修書、打發湖州跟官人役、兼本衙管家往舊任接取家眷、黃州相會、午牌過後東坡

戲他得的攛說詩話

無敘人

素服角帶寫下新任黃州團練副使腳色手本乘馬來見丞相領飯門吏通報荊公分付請進到大堂拜見荊公待以師生之禮手下點茶荊公開言道子瞻左遷黃州乃聖上主意老夫愛莫能助子瞻莫錯怪老夫否東坡道晚學生自知才力不及豈敢怨老太師荊公笑道子瞻大才豈有不及只是到黃州為官閒暇無事還要讀書博學東坡目窮萬卷才壓千人今日勸他讀書博學還讀什麼樣書口中稱謝道承老太師指教心下愈加不服荊公為人至儉餚不過四器酒不過三杯飯不過一箸東坡告辭荊公送下

滴水簷前携東坡手道老夫幼年燈窓十載涤成一症老年舉發太醫院看是痰火之症雖然服藥難以除根必得陽羨茶方可治有荆溪進貢陽羨茶聖上就賜與老夫老夫問太醫院官如何烹服太醫院官說須用瞿塘中峽水瞿塘在蜀老夫幾欲差人往取未得其便兼恐所差之人未必用心子瞻桑梓之邦倘尊眷往來之便將瞿塘中峽水携一甕寄與老夫則老夫衰老之年皆子瞻所延也東坡領命回相國寺次日辭朝出京星夜奔黄州道上黄州合府官員知東坡天下有名才子又是翰林謫官出郭遠迎選

頁時昔日公堂上任過月之後家眷方到東坡在黃州與蜀客陳季常爲友不過登山玩水飲酒賦詩軍務民情秋毫無涉光陰迅速將及一載時當重九之後連日大風一日風息東坡兀坐書齋忽想定惠院長老曾送我黃菊數種栽於後園今日何不去賞玩一番足猶未動恰好陳季常相訪東坡大喜便拉陳慥同往後園看菊到得菊花棚下只見滿地鋪金枝上全無一朶唬得東坡目瞪口呆半晌無語陳慥問道子瞻見菊花落瓣緣何如此驚詫東坡道季常有所不知平常見此花只是焦乾枯爛並不落瓣去歲

自王荊公府中見他咏菊詩二句道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小弟只道此老錯誤了續詩二句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卻不知黃州菊花果然落瓣此老左遷小弟到黃州原來使我看菊花也陳慥笑道古人說得好

廣知世事休開口　縱會人前只點頭
假若連頭俱不點　一生無惱亦無愁

東坡道小弟初然被謫只道荊公恨我摘其短處公報私仇誰知他到不錯我到錯了真知灼見者尚且有誤何況其他吾輩切記不可輕易說人笑人正所

胡經一失長一智耳東坡命家人取酒與陳季常就
落花之下席地而坐正飲酒間門上報道本府馬太
爺拜訪將到東坡分付辭了他罷是日兩人對酌閒
談至晚而散次日東坡寫了名帖答拜馬太守馬公
出堂迎接彼時沒有迎賓館就在後堂分賓而坐茶
罷東坡因叙出去年相府錯題了菊花詩得罪荆公
之事馬太守微笑道學生初到此間也不知黄州菊
花落瓣親見一次此時方信可見老太師學問淵博
有包羅天地之抱負學士大人一時忽略陷於不知
何不到京中太師門下賠罪一番必然回嗔作喜東

有其思人宜什州心也不任情則辰

拔道學生也要去恨無其由太守道將來有一事方便只是不敢輕勞東坡問何事太守道常規冬至節必有賀表到京例差地方官一員學士大人若不嫌瑣屑敢進表爲由到京也好東坡道承堂尊大人用情學生願往太守道這道表章只得借重學士大筆東坡應允別了馬太守回衙想起荆公囑付要取瞿塘中峽水的話來初時心中不服連這取水一節置之度外如今却要替他出力做這件事以贖妄言之罪但此事不可輕托他人現今夫人有恙思想家鄉旣承賢守公美意不若告假親送家眷還鄉取得瞿

塘中峽水，庶爲兩便，黃州至荊州，一水之地，路正從

瞿塘三峽過那三峽

西陵峽　巫峽　歸峽

西陵峽爲上峽，巫峽爲中峽，歸峽爲下峽，那西陵峽

又喚做瞿塘峽，在夔州府城之東，兩岸對峙，中貫一

江，灧澦堆當其口，乃三峽之門，所以總喚做瞿塘三

峽，此三峽共長七百餘里，兩岸連山無闕，重巒疊嶂

隱天蔽日，風無南北，惟有上下，自黃州到荊州，總有

四千餘里之程，夔州適當其半，東坡心下計較，若送

家眷直到荊州，往回將及萬里，把賀冬表又耽誤了，

我如今有箇道理呌做公私兩盡從陸路並家眷至夔州却令家眷自回我在夔州換船下峽取了中峽之水轉回黄州方往東京可不是公私兩盡算計已定對夫人說知收拾行李辭別了馬太守衙門上懸一箇告假的牌面擇了吉日準備車馬喚集人夫合家起程一路無事自不必說

纔過夷陵州　早是高唐縣
驛卒報好音　夔州花前面

東坡到了夔州與夫人分手囑付得力管家一路小心伏侍夫人回去東坡討箇江船自夔州開發順流

而下原來這灩澦堆是江口一塊孤石亭亭獨立
即淹沒冬即露出因水漲石沒之時舟人取途不定
故又名猶豫堆俗諺云

猶豫大如象　瞿塘不可上

猶豫大如馬　瞿塘不可下

東坡在重陽後起身此時尚在秋後冬前又其年是
閏八月過了一個月的節氣所以水勢還大上水時
舟行甚遲下水時却甚快東坡來時正怕遲慢所以
從舟從陸回時乘着水勢一瀉千里好不順溜東坡
在道那時聽千古沸波一線想要做一篇三峽賦結

洪不慾因連日辛苦困倦憑几構思不覺睡去不曾分付得水手打水及至醒來問時已是下峽過了中峽了東坡分付我要取中峽之水快與我撥轉船頭水手稟道老爺三峽相連水如瀑布船如箭發若回船便是逆水日行數里用力甚艱東坡沉吟半晌問此地可以泊船有居民否水手稟道上二峽懸崖峭壁船不能停到歸峽山水之勢漸平崖上不多路就有市井街道東坡叫泊了船分付蒼頭你上崖去看有年長知事的居民喚一箇上來不要聲張驚動了他蒼頭領命登崖不多時帶一箇老人上船口稱居

了蘇東坡以美言撫慰我是過往客官與你居民沒有統屬要問你一句話那瞿塘三峽那一峽的水好老者道三峽相連並無阻隔上峽流於中峽中峽流於下峽晝夜不斷一般樣水難分好歹東坡暗想道荆公膠柱鼓瑟三峽相連一般樣水何必定要中峽叫手下給官價與百姓買箇乾淨磁瓮自已立於船頭看水手將下峽水滿滿的汲了一瓮用柔皮紙封固親手僉押即刻開船直至黃州拜了馬太守夜間修成賀冬表送去府中馬太守讀了表文深贊蘇君大才府表官就僉了蘇軾名諱擇了吉日與東坡

僕行東坡齎了表文帶了一甕蜀水星夜來到東京仍投大相國寺內天色還早命手下擡了水甕乘馬到相府來見荊公荊公正當閒坐聞門上通報黃州團練使蘇爺求見荊公笑道已經一載矣分付守門官緩着些出去引他東書房相見守門官領命荊公先到書房見柱上所貼詩稿經年塵埃迷目親手於鵲尾瓶中取拂塵將塵拂去儼然如舊荊公端坐於書房卻說守門官延挨了半晌方請蘇爺東坡聽說東書房相見想起改詩的去處面上赧然勉強進府到書房見了荊公下拜荊公用手相扶道不在大堂

相見慘恐遠路風霜休得過禮命童兒看坐東坡坐下偷看詩稿貼於對面荊公用拂塵往左一指道子瞻可見光陰迅速去歲作此詩又經一載矣東坡起身拜伏於地荊公用手扶住道子瞻為何東坡道晚學生甘罪了荊公道你見了黃州菊花落瓣麼東坡道是荊公道目中未見此一種也怪不得子瞻東坡道晚學生才疏識淺全仗老太師海涵茶罷荊公問道老夫煩足下帶瞿塘中峽水可有麼東坡道見攜府外荊公命堂候官兩員將水甕抬進書房荊公親以衣袖拂拭紙封打開命童兒茶竈中煨火用銀銚

汲水烹之光取白定碗一隻投陽羨茶一撮於內候湯如蟹眼急取起傾入其茶色半晌方見荊公問此水何處取來東坡道巫峽荊公道是中峽了東坡道正是荊公笑道又來欺老夫了此乃下峽之水如何假名中峽東坡大驚述土人之言三峽相連一般樣水晚學生悞聽了實是取下峽之水老太師何以辨之荊公道讀書人不可輕舉妄動須是細心察理老夫若非親到黃州看過菊花怎麼詩中敢亂道黃花落瓣這瞿塘水性出於水經補註上峽水性太急下峽太緩惟中峽緩急相半太醫院官乃明醫知老夫

乃中脘變症故用中峽水引經此水烹陽羨茶上峽
味濃下峽味淡中峽濃淡之間今見茶色半晌方見
故知是下峽東坡離席謝罪荊公道何罪之有皆因
子瞻過於聰明以致疏略如此老夫今日偶然無事
幸子瞻光顧一向相處尚不知子瞻學問真正如何
老夫不自揣量要考子瞻一考東坡欣然答道晚學
生請題荊公道且住老夫若遽然考你只說老夫恃
了一日之長子瞻到先考老夫一考然後老夫請教
東坡鞠躬道晚學生怎麼敢荊公道子瞻既不肯考
老夫老夫卻不好僭妄也罷叫徐倫把書房中書櫥

甚數與我開了左右二十四櫥書皆積滿但憑於左右櫥內上中下三層取書一冊不拘前後念上文一句老夫答下句不來就算老夫無學東坡暗想道這老甚迂闊難道這些書都記在腹內雖然如此不好去考他答應道這個晚學生不敢荆公道咳道不得箇恭敬不如從命了東坡使乖只揀塵灰多處料久不看也忘記了任意抽書一本未見簽題揭開居中隨口念一句道如意君安樂否荆公接口道竊已啖之矣可是東坡道正是荆公取過書來問道這句書怎麽講東坡不曾看得書上詳細暗想唐人議則天

后曾稱停教曹爲如意君或者差人問候曾有此言只是下文說窮已咬之矣文理卻接上面不來沉吟了一會又想道不要惹這老頭兒千虛不如一實答應想道晚學生不知荊公道這也不是什麼秘書如何就不曉得這是一樁小故事漢末靈帝時長沙郡武岡山後有一狐穴深入數丈內有九尾狐狸二頭日久年深皆能變化時常化作美婦人遇着男子往來誘入穴中行樂小不如意分而食之後有一人姓劉名璽善於採戰之術入山採藥被二妖所擄夜晚求懽劉璽用抽添火候工夫枕席之間二狐快樂稱爲

如意君大狐出山打食則小狐看守小狐出山則大狐亦如之日就月將並無忌憚酒後露其本形劉璽有恐怖之心精力衰倦一日大狐出山打食小狐在穴求其雲雨不果其欲小狐大怒生啖劉璽於腹內大狐回穴心記劉生問道如意君安樂否小狐答道竊已啖之矣二狐相爭追逐滿山喊叫樵人竊聽遂得其詳記於漢末今　晉子瞻想未涉獵東坡道老太師學問淵深非曉董漢學可及荆公微笑道這也算考過老夫了老夫還席也要考子瞻一考子瞻你得吝教東坡道求老太師命題平易荆公道考別件事

又道老夫作難久闕于瞻答於作對今年閏了箇八月正月立春十二月又是立春是箇兩頭春老夫就將此爲題出句來對以觀子瞻妙才命童兒取紙筆過來荊公寫出一對道

一歲二春雙八月人間兩度春秋

東坡雖是妙才這對出得蹺蹊一時尋對不出羞顏可掬面皮通紅了荊公問道子瞻從湖州至黃州可從蘇州潤州經過麼東坡道此是便道荊公道蘇州金閶門外至於虎丘這一帶路叫做山塘約有七里之遙其半路名爲半塘潤州古名鐵甕城臨於大江

倚老草文
自心呈好

有金山銀山玉山這叫做三山俱有佛殿僧房想子瞻都曾遊覽東坡答應道是荊公道老夫再將蘇潤二州各出一對求子瞻對之蘇州對云

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

潤州對云

鐵甕城西金玉銀山三寶地

東坡思想多時不能成對只得然拜而出荊公曉得東坡受了些腌臢終惜其才

奏過神宗不復了他翰林學士之職後人評這篇話道以東坡天才尚然三被荊公所屈何況才不如東坡者因作詩戒

題云

項托曾為孔子師　荊公反把子瞻嗤
為人第一謙虛好　學問茫茫無盡期

第三卷





第四卷

拘相公飲恨半山堂

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放心寬莫量窄古今興廢言不徹金谷繁華眼底塵淮陰事業鋒頭血臨潼會上膽氣消丹陽縣裏簫聲絕時來弱草勝春花運去精金逊頑鐵逍遙快樂是便宜到老方知滋味別粗衣淡飯足家常養得浮生一世拙

問話已畢本人正身且說唐詩四句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此詩大抵說人品有真有偽須要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第一句說周公那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少子有聖德輔其兄武王伐商定了周家八百年天下武王病周公為冊文告天願以身代藏其冊於金縢無人知之以後武王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抱成王於膝以朝諸侯有庶兄管叔蔡叔將謀不軌心忌周公反布散流言說周公欺侮幼主不久篡位成王疑之周公辭了相位避居東國心懷恐懼一日天降大風疾雷拆開金縢成王見了冊文方知周公之忠

迎歸相位誅了管叔蔡叔周室危而復安假如管叔蔡叔流言方起說周公有反叛之心周公一病而亡金匱之文未開成王之疑未釋誰人與他分辨後世都不把奸人當做惡人第二句說王莽王莽字巨君乃西漢平帝之舅爲人奸詐自恃椒房寵勢相國威權陰有篡漢之意恐人心不服乃折節謙恭尊禮賢士假行公道處張功業天下郡縣稱莽功德者共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莽知人心歸已乃酖平帝遷太后自立爲君改國號曰新一十八年直至南陽劉文叔起兵復漢被誅假如王莽早死了十八年

却不是完名全節一箇賢宰相垂之史冊不把惡人當做好人麽所以古人說日久見人心又道蓋棺論始定不可以一時之譽斷其爲君子不可以一時之謗斷其爲小人有詩爲證

毀譽從來不可聽　是非終久自分明
一時輕信人言語　自有明人話不平

如今說先朝一箇宰相他在下位之時也着實有名有譽的後來大權到手任性胡爲做錯了事惹得萬口唾罵飲恨而終假若有名譽的時節一箇瞌睡死去了不過人還千惜萬惜道國家沒福恁般一箇好

人未能大用不盡其才却到也留名於後世及至萬口唾罵殊就死也遲了這到是多活了幾年的不是那位宰相是誰在那一箇朝代這朝代不近不遠是我宋神宗皇帝年間一箇首相姓王名安石臨川人也此人目下十行書窮萬卷名臣文彥博歐陽脩曾鞏韓維等無不奇其才而稱之方及二旬一舉成名初任浙江慶元府鄞縣知縣興利除害大有能聲轉在揚州僉判每讀書達旦不寐日已高聞太守坐堂多不及盥漱而往時揚州太守乃韓魏公名琦者見安石頭面垢汙知未盥漱疑其夜飲勸以勤學安石

謝敎絕不分辨後韓魏公察聽他徹夜讀書心甚異之更勝其美陞江寧府知府賢聲愈著直達帝聰正是

只因前段好　　誤了後來人

神宗天子勵精圖治聞王安石之賢特召爲翰林學士天子問爲治何法安石以堯舜之道爲對天子大悅不二年拜爲首相封荊國公滿朝以爲皐夔復出伊周再生同聲相慶惟李承之見安石雙眼多白謂是奸邪之相他日必亂天下蘇老泉見安石衣服垢敝經月不洗面以爲不近人情作辨奸論以刺之此

兩箇人是獨得之見誰人肯信不在話下安石倚恃着與神宗天子相知言聽計從立起一套新法來那幾件新法

農田法　水利法　青苗法　均輸法　保甲法
免役法　市易法　保馬法　方田法　免行法

專聽一箇小人姓呂名惠卿及伊子王雱朝夕商議斥逐忠良拒絕直諫民間怨聲載道天變迭興荆公自以爲是復倡爲三不足之說

天變不足畏　人言不足恤　祖宗之法不足守

因他性子執拗主意一定佛菩薩也拗他不轉人皆

呼爲拗相公文彦博韓琦許多名臣先前保舉的
到此也自悔失言一箇箇上表爭論不聽辭官而去
自此持新法益堅祖制紛更萬民失業一日愛子王
雱病疽而死荆公痛思之甚招天下高僧設七七四
十九日齋醮薦度亡靈荆公親自行香拜表其日第
四十九日齋醮已完漏下四鼓荆公焚香送佛忽然
昏倒於拜氊之上左右呼喚不醒到五更如夢初覺
口中道詫異詫異左右扶進中門吳國夫人命丫鬟
接入內寢問其緣故荆公眼中垂淚道適纔昏憒之
際恍恍忽忽到一箇去處如大官府之狀府門尚閉

見吾兒王雱荷巨枷約重百斤力殊不勝蓬首垢面
流血滿體立於門外對我哭訴其苦道陰司以兒父
久居高位不思行善專一任性執拗行青苗等新法
蠹國害民怨氣騰天兒不幸陽祿先盡受罪極重非
齋醮可解父親宜及蚤回頭休得貪戀富貴說猶未
畢府中開門吆喝驚醒回來夫人道寧可信其有不
可信其無妾亦聞外面人言籍籍歸怨相公相公何
不急流勇退早去一日也省了一日的咒詈荊公從
夫人之言一連十來道表章告病辭職天子風聞外
邊公論亦有厭倦之意遂從其請以使相判江寧府

故宋時，凡宰相解位，都要帶箇外任的職銜，到那地方資祿養老，不必管事。荊公想江寧乃金陵古蹟之地，六朝帝王之都，江山秀麗，人物繁華，足可安居，甚是得意。夫人臨行，盡出房中釵釧衣飾之類，及所藏寶玩，約數千金，布施各菴院寺觀，打醮焚香，以資亡兒王雱冥福。擇日辭朝起身，百官設餞送行。荊公托病，都不相見。府中有一親吏，姓江名居，甚會答應，荊公只帶此一人與僮僕隨家眷同行。東京至金陵，都有水路。荊公不用官船，微服而行，雇一小艇，由黃河泝流而下。將次開船，荊公喚江居及眾僮僕分付：我

汝等相今已出在而歸凡一路馬頭歇船之處有問汝何姓何名何官何職汝等但言過往遊客切莫對他說實話恐驚動所在官府前來迎送或起夫防護驚擾居民不便若或洩漏風聲必是汝等尋索地方當値伽藍等民財吾若知之必皆重責衆人都道謹領劍首江居奧道稍公自能魚服隱姓滑名倘或途中小衆不識高低有毀謗稍公者何以處之稍公道常言宰相腹中撐得船過從來人言不足恤言吾善者不足爲喜道吾惡者不足爲怒只當耳邊風過去便了切莫提與江居領命幷曉諭水手知悉自此水路

無話，不覺二十餘日，已到鎮江地方。荊公原有痰火症，併在小舟多日，情懷抑鬱，火症復發，思欲舍舟登陸，親看市井風景，少舒愁緒，分付管家道：此去金陵不遠，你可小心伏侍夫人家眷，從水路由瓜步淮揚過江，我從陸路而來，約到金陵江口相會。安石打發家眷開船，自己只帶兩個僮僕并親吏江居，共是四人登岸。

只因木陸舟車擾　斷送南來北往人

江居稟道：相公陸行，必用腳力，還是令鈞帖到縣驛取討，還是自家用錢僱賃？荊公道：我分付在前，不許

驚動官府只自家催督便了江居道若自家催督須要投個主家當下僮僕拐了包裹江居引荊公到一個經紀人家來主人迎接上坐問道客官要往那里去荊公道要往江寧欲覓肩輿一乘或騾或馬三匹即刻便行主人道如今不比當初忙不得呼荊公道爲何主人道一言難盡自從拗相公當權創立新法傷財害民戶口逃散雖留下幾戶窮民只好奔走官差那有空役等候况且民窮財盡百姓衰殘不能沒閑錢去養馬騾就有幾頭也不勾差使客官坐穩我替你抓尋去等得下莫喜尋不來莫怪只是比往常

一倍錢要下你些江居問道你說那拗相公是誰主人道叫做王安石聞說一雙白眼睛惡人自有惡相荆公垂下眼皮叫江居莫管别人家閒事主人去了多時來回復道轎夫只許你兩箇要三箇也不能勾沒有替換却要把四箇人的夫錢催他馬是沒有止尋得一頭騾一箇叫驢明日五鼓到我店裏客官將就去得將可付些銀子與他荆公聽了前番許多惡話不耐煩巴不得走路想道就是兩箇夫子緩緩而行也罷只是少一箇頭口沒奈何把一匹與江居坐那一匹沒他兩箇輪流坐罷分付江居但憑主人定

價不要與他計較江居把銀子稱付主人日光尚早荆公在主人家悶不過喚童兒跟隨走出街市閒行果然市井蕭條店房稀少荆公聽聽傷感步到一個茶坊到也潔淨荆公走進茶坊正欲喚茶只見壁間題一絕句云

祖宗制度至詳明　百載餘黎樂太平
白眼無端偏固執　紛紛變亂擾人情

後款云無名子慨世之作荆公默然無語遣茶也沒興喫了慌忙出門又走了數百步見一所道院荆公道且去隨喜一回消遣則個走進大門就是三間廟

宇荆公正欲瞻禮，尚未跨進殿檻，只見朱壁外面粘着一幅黄紙，紙上有詩句

五葉明良致太平　相君何事苦紛更
旣言堯舜宜爲法　當效伊周輔聖明
排盡舊臣居散地　儘爲新法悮蒼生
翻思安樂窩中老　先識天津杜宇聲

先前英宗皇帝時，有一高士，姓邵名雍，别號堯夫，精於數學，通天徹地，自名其居爲安樂窩，常與客遊洛陽天津橋上，聞杜宇之聲，歎道天下從此亂矣。客問其故，堯夫答道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

王氣自南而北洛陽舊無杜宇今忽有之乃王氣自南而北之徵不久天子必用南人爲相變亂祖宗法度終宋世不得太平這箇兆正應在王安石身上荆公默誦此詩一遍問香火道人此詩何人所作沒有落款道人道數日前有一道侶到此索紙題詩於壁上說是罵什麼拗相公的荆公將詩紙揭下藏於袖中默然而出回到主人家悶悶的過了一夜五鼓雞鳴兩名夫和一箇趕腳的牽着一頭騾一箇叫驢都到了荆公素性不十分梳洗上了肩輿江居乘了驢子讓那騾子與僮僕兩箇更換騎坐約行四十餘

早日光將午到一村鎮江居下了驢走上一步稟道相公該打中火了荆公因痰火病發隨身扶手帶得有清肺乾糕及丸藥茶餅等物分付手下只取沸湯一甌來你們自去喫飯荆公將沸湯調茶用了點心衆人喫飯尚未了荆公見屋傍有箇坑厠討一張毛紙走去登東只見坑厠土墻上白石灰畫詩八句

初知鄞邑未陞時　為負虛名衆所推

蘇老辨姦先有識　李丞劾奏已前知

斥除賢正專威柄　引進虛浮起禍基

最恨邪言三不足　千年流毒臭聲遺

荆公登了東廁閒空就左腳脫下一隻方舄將舄底向土牆上抹得字跡糊塗方纔罷手衆人中只此荆公復上轎興而行又三十里過一驛舍江居稟道這官舍寬敞可以止宿荆公道昨日叮嚀汝輩是甚言語今宿於驛亭豈不惹人盤問還到前村擇僻靜處民家投宿方爲安穩又行五里許天色將晚到一村家竹籬茅舍柴扉半掩荆公叫江居上前借宿江居推扉而入內一老叟扶杖走出問其來由江居道我等遊客欲暫宿尊居一宵房錢依例奉納老叟道但隨官人們尊便江居引荆公進門與上人相見老

叟延荊公上坐見江居等三人侍立知有名分請到側屋與老叟坐老叟安排茶飯去了荊公看新粉壁上有大書律詩一首詩云

文章謾說自天成　曲學偏邪識者輕
強辨鶉刑非正道　誤餐魚餌豈真情
姦謀已遂生前志　執拗空遺死後名
親見亡兒陰受梏　始知天理報分明

荊公閱畢慘然不樂須臾老叟搬出飯來從人都飽餐荊公也略用了些問老叟道壁上詩何人寫作老叟道往來遊客所書不知名姓荊公俛首尋思我曾辨

帛勸爲鵓刑及誤餐魚餌二事人頗曉得只亡兒陰府受梏事我單對夫人說並沒第二人得知如何此詩言及好怪好怪荆公因此詩末句刺着他痛心之處狐疑不巳因問老叟高壽幾何老叟道年七十八了荆公又問有幾位賢郎老叟撲簌簌淚下告道有四子都死了與老妻獨居於此荆公道四子何爲俱歿老叟道十年以來苦爲新法所害諸子應門或歿於官或喪於途老漢幸年高得以苟延殘喘倘若少壯也不在人世了荆公驚問新法有何不便乃至於此老叟道官人只看壁間詩可知矣自朝廷用王安

奉上虐下四字說盡[illegible]

石爲相變易祖宗制度專以聚斂爲急拒諫飾非驅忠立佞始設青苗法以虐農民繼立保甲助役保馬均輸等法紛紜不一官府奉上而虐下日以箠掠爲事吏卒夜呼於門百姓不得安寢棄產業携妻子逃於深山者日有數十此村百有餘家今所存八九家矣寒家男女共一十六口今只有四口僅存耳說罷淚如雨下荆公亦覺悲酸又問道有人說新法便民老丈今言不便願聞其詳老叟道王安石執拗民間稱爲拗相公若言不便便加怒貶說便便加陞擢凡說新法便民者都是諂[illegible]所爲其實害民非淺且

按此行以知牛乃託相公一語可知

如保甲上番之法，民家每一丁，教閱於場，又以一丁朝夕供送，雖說五日一教，那做保正的，日聚於教場中，受賄方釋，如沒賄賂，只說武藝不熟，拘之不放，以致農時俱廢，往往凍餒而死。言畢，問道：如今那拗相公何在？荊公哄他道：見在朝中輔相天子。老叟唾地大罵道：這等姦邪不行誅戮，還要用他，公道何在？朝廷為何不相了韓琦、富弼、司馬光、呂海、蘇軾諸君子而偏用此小人乎？江居等聽得客坐中諠譟之聲，走來看時，見老叟說話太狠，叱吒道：老人家不可亂言，倘王丞相聞知此語，獲罪非輕了。老叟嬰然怒起，道

老叟年近八十，何惜一死，若見此剝賊，必手刃其頭，刳其心肝而食之，雖赴鼎鑊刀鋸，亦無恨矣。眾人皆吐舌縮頸。荊公面如死灰，不敢答言，起立庭中，對江居說道：月明如晝，還宜趲路。江居會意，去還了老叟飯錢，安排轎馬。荊公舉手與老叟分別。老叟笑道：老拙自罵奸賊王安石，與官人何干？乃拂然而去。莫非官人與王安石有甚親故麼？荊公連聲答道：沒有，沒有。荊公登輿，分付快走。從者跟隨，趁月而行。又走十餘里，到樹林之下，只有茅屋三間，並無鄰比。荊公道：此處幽寂，可以息勞。命江居叩門，內有老嫗啓扉。江居

真妙

亦告以遊客貪路錯過郎店特來借宿來早奉謝老嫗指中一間屋道此處空在但宿何妨只是草房窄狹放不下轎馬江居道不妨我有道理荊公降輿入室江居分付將轎子置於簷下驢馬放在樹林之中荊公坐於室內看那老嫗時衣衫藍縷髮鬢蓬鬆草舍泥牆頗為潔淨老嫗取燈火安置荊公自去睡了荊公見壁間有字携燈看時亦是律詩八句詩云

生已沽名衒氣豪　死猶虛偽惑兒曹

既無好語遺吳國　却有浮辭誑葉濤

四野逃亡空白屋　千年嗔恨說青苗

想因過此來經觀　一夜聽吞小說已

荊公問之如嵩岡與心新生不樂想道一路來茶坊道院以至村鎮人家處處有詩譏誚道乞相國拓首人到此亦有詩何足見怨詞盛行無所逃於人間矣那個二聯說吳國乃吾之夫人也莱濤是吾故友此二句詩意猶不可解欲喚老嫗問之聞隔壁打柝之聲江居等焉上辛苦俱已歷去荊公展轉尋思無奈頃刻長悔不迭想道吾只信福建子之言道民間甚便新法故吾違衆而行之焉知天下怨恨至此此皆福建子誤我也呂惠卿是閩人故荊公呼為福建子是夜

荊公長吁短歎，和衣假臥，不能成寐，吞聲暗泣，兩袖皆沾溼了。將次天明，老嫗起身，蓬着頭，同一赤腳蠢婢趕二豬出門外。婢携糠粃，老嫗取水，用木杓攪於木盆之中，口中呼囉囉囉：「拗相公來。」二豬聞呼，就盆喫食。婢又呼雞：「喌喌喌喌，王安石來。」眾雞俱至。江居和眾人看見，無不驚訝。荊公心愈不樂，因問老嫗道：「老人家何為呼雞豕之名如此？」老嫗道：「官人難道不知王安石即當今之丞相，拗相公是他的渾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擾民，老妾二十年孀婦，子媳俱無，止與一婢同處，婦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

等錢。錢既出了，差役如故。老妾以桑麻爲業，蠶未成
眠，便預借絲錢用了；麻未上機，又借布錢用了，桑麻
失利，只得畜猪養雞，等候吏胥里保來徵役錢，或准
與他，或烹來款待他，自家不曾嘗一塊肉。故此民間
怨恨新法，入於骨髓。畜養雞豕，都呼爲拗相公。今王安
石把王安石當做畜生，今世沒奈何他，後世得他變
爲異類，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荊公暗暗垂淚，
不敢開言。左右驚訝荊公容顏改變，索鏡自照，只見
鬚髮俱白，兩目皆腫。心下淒慘，自己憂恚所致。思想
一夜愁添雪鬢毛之句，豈非數乎。命江居取筆硯了

老嫗收拾起身江居走到輿前稟道相公施仁政於天下愚民無知反以爲怨今宵不可再宿村舍還是驛亭官舍省些閒氣荊公口雖不答點頭道是上路多時到一郵亭江居先下驢扶荊公出轎升亭而坐安排蚤飯荊公看亭子壁間亦有絕句二首第一首云

富韓司馬總孤忠　懇諫良言過耳風
只把惠卿心腹待　不知殺羿是逢蒙

第二首云

高談道德口懸河　變法誰知有許多

他日命衰時敗後　人非鬼責奈愁何

荊公看罷艴然大怒喚驛卒問道何物狂夫敢毀謗朝政如此有一老卒應道不但此驛處處皆有留題也荊公問道此詩為何而作老卒道因王安石立新法以害民所以民恨入骨近聞得安石辭了相位判江寧府必從此路經過蚤晚常有村農數百在此左近伺候他來荊公道伺他來要拜謁他麼老卒笑道仇怨之人何拜謁之有眾百姓持白梃候他到時打殺了他分而啖之耳荊公大駭不等飯熟趨出郵亭上轎江居喚眾人隨行一路只買乾糧充饑荊

公更不出轎分付兼程趕路直至金陵與吳國夫人相見羞入江寧城市乃卜居於鍾山之半名其堂曰半山荊公只在半山堂中看經佞佛冀消罪愆他原是過目成誦極聰明的人一路所見之詩無字不記私自寫出與吳國夫人看之方信亡兒王雱陰府受罪非偶然也以此終日憂憤痰火大發兼以氣膈不能飲食延及歲餘奄奄待盡骨瘦如柴支枕而坐吳國夫人在傍墮淚問道相公有甚好言語分付荊公道夫婦之情偶合耳我死更不須掛念只是散盡家財廣修善事便了言未已忽報故人葉濤特來問疾

夫人迴避荊公請葉濤床頭相見執其手囑道君聰明過人宜多讀佛書莫作沒要緊文字徒勞無益王某一生枉費精力欲以文章勝人今將死之時悔之無及葉濤安慰道相公福壽正遠何出此言荊公歎道生死無常老夫只恐大限一至不能發言故今日爲君叙及此也葉濤辭去荊公忽然想起老嫗草舍中詩何第二聯道

既無好語遺吳國　却有浮詞誑葉濤

今日正應其語不覺撫髀長歎道事皆前定豈偶然哉作此詩者非鬼即神不然如何曉得我未來之事

若被鬼神誚讓，如此安能久於人世乎。不幾日，疾革，發譫語，將手批頰自罵道：王某上負天子，下負百姓，罪不容誅。九泉之下，何面目見唐子方諸公乎。一連罵了三日，嘔血數升而死。那唐子方名介，乃是宋朝一個直臣，苦諫新法不便，安石不聽，也是嘔血而死的。一般樣死，比王安石死得有名聲，至今山間人家尚有呼猪為拗相公者。後人論宋朝元氣都為熙寧變法所壞，所以有靖康之禍。有詩為證：

熙寧新法諫書多，執拗行私奈爾何。
不是此番元氣耗，虜軍豈得渡黃河。

又有詩惜荆公之才

好個聰明介甫翁　高才歷任有清風

可憐覆餗因高位　只合終身翰苑中